

的资本市场。资产实现了证券化才能进行分割,保证交易;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立了,中小企业才能拥有一个产权流动的 necessary 市场。

第四,产权设置必须调动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的积极性。应该考虑将企业家的管理才能和技术创新者的技术才能作为要素参与分配。否则,很难保证企业家廉洁、敬业,很难避免企业的人才流失。

(摘自1999年11月17日《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经济 未来20年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课题组通过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和判断,认为,如果在未来20年,国内政治稳定,国际政治关系不出现大的动荡(不发生大的战争),则中国经济在下个10年(2000—2010年)将以较高速度增长,GDP增长平均每年6.4%;再下个10年(2010—2020年)经济将是中速增长,GDP增长平均每年4%。

课题组认为,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体制的变革,外资的流入,后发优势,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互促进作用,环境保护的要求等。这些因素的作用力在未来不同时期是变化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市场化的逐渐完成,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将逐渐降低。外资流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资成本的增加,其相对量(同GDP相比)将逐渐下降。后发优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环境保护的要求随着中国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这四个原因,加上储蓄率、投资率与增长率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向中速、中低速。

该课题指出,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若保持目前的计划生育控制力度,中国到2010年人口将达到13.8亿,2020年将达到14.5亿。课题报告认为:较快的人口增长将导致较慢的收入水平增长。因此,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该课题认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应加大利用外资的深度和力度;应把技术引进作为我国技术政策的核心;应促进区域之间要素的流动,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摘自1999年11月23日《经济参考报》)

通过财政贴息方式 启动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刺激经济,关键在需求。扩大内需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目前,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传统政策方式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同时,还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淮提出,可供选择的重要政策之一是通过财政贴息方式启动重要基础产业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用此方式鼓励固定资产更新的政策可以在财政投入与民间投资之间建立直接的连带关系,真正使财政政策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年息5%的贴息率计算,500亿元的财政投入可以直接启动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

财政贴息的资金来源仍可采用增发国债方式。考虑到固定资产更新的节奏和信贷资金的可供量,建议1999年增发的国债,半数用于当年的贴息,其余部分仍可适当扩张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建议2000年和2001年,这一政策继续实行。当前,有些学者对依靠增发国债来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持质疑态度,主要担心财政的未来偿债风险和対中长期财政平衡的冲击。实际上,固定资产更新的财政贴息政策与一般基础设施投入相比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这一政策将在迅速启动经济的基础上带来的税源增加,因而是一项与未来财政增收联系十分紧密的政策。从中长期看,有利于改善财政平衡状况,是一项比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的财政适时退出的政策。

财政贴息的信贷资金并非需要全部来自银行。目前我国已经有“可转换债券”的实践尝试。1999年,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融资方式有可能使这一方式形成较大规模扩张态势。从资本市场的情况看,信誉良好的大型企业债券仍受到广泛欢迎,也仍有较大扩张余地。此外,由于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乘数”作用,固定资产贷款规模扩大过程,实际上还会同时形成存款规模的扩大过程、货币供给的增加过程。如果将这一政策延续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在债权“打包”上市过程中,银行通过储蓄存款不断从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和贷款资金的反复回收,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货币供给。与此同时,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也同时为财政政策的退出创造现实条件。在1998年确保8%增长率的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弱化趋势。财政贴息政策实际上可以为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再次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一个新的广阔舞台。

(摘自1999年11月23日《经济日报》)